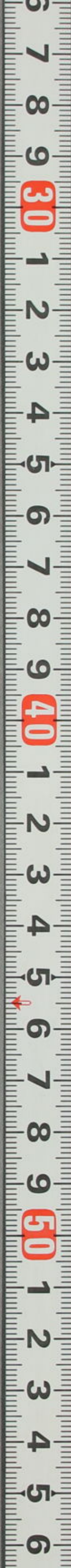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十二

□ 12
3066
12



3066
12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二

右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
 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
 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
 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
 玩

古義此夫子以仁天下之道告之也克勝也已者
 對人之稱復反復也克已者猶舍己從人之意言
 不有己也克已則汎愛衆復禮則有節文故能汎
 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一日謂志初興
 起之日也言能一日克己而反復行禮則天下
 歸其仁沛然不可禦也末復言我欲仁斯仁至矣
 之意以決之曰事如事事之若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
 類也朱氏曰事如事事之若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
 復問其條目蓋欲兼其詳而盡之也故夫子舉此
 四者告之言能如此則仁為己有而不失焉即易
 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意於是顏子速契其旨
 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
 顏子王佐之材故以仁天下之道而告之實與損
 益四代之禮樂以答為邦之問者相表裏焉蓋仁

之為德慈愛惻怛之心內外遠近無所不至在家
 則行于家在邦則行于邦在天下則行于天下雍
 裕和穆之風浹乎肌膚淪乎骨髓若堯之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舜之百揆時叙四門穆穆是也蓋克
 己仁之本復禮仁之地非克己則無以得仁非復
 禮則無以存仁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
 脩身也脩身即所以存仁也孔子曰脩己以
 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身之功其大矣哉

徵克己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
 也非謂克己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
 身於禮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己以安人及中庸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首修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
 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

子張問見陽貨篇

左傳昭公十二年

過此意而顏子於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孔子以天下言之二子才大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雖行仁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已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已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已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

約我以禮子罕篇

湯武反之孟子盡心篇言可復學而篇

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已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已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真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克已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已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孔安國之意如反身湯武反之反蓋禮在外反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

高明柔克書洪
範温克詩小雅小
宛篇子克家易蒙

非禮之禮孟子
離婁篇

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克固
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温克子克家
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
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
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
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
己朱子外先王之禮而別以天理之節文為禮仁
齋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已學者察諸仁齋又
曰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淺矣哉
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古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

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新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
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
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
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
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
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
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愚按克己復禮軌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
怨之間而有得焉亦
將無已之可克矣

古義出門所謂出則事公卿也如承大祭即民不可慢之意言以禮存心則仁為己之有也此言求仁之要也此言得仁之效也詩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即此意仲弓亦直受夫子之言而不敢疑故門人錄之以與顏子儷矣仲弓之材亞於顏子故夫子亦以仁天下之道告之如見大實如承大祭執事而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恕之方也既敬且恕則仁斯行矣所以無怨無怒在家無怨也論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熟矣然於為仁之方則或未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之答皆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者譬諸種花仁則花也為仁之方則其灌溉培植之法也凡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嘗有言形狀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求仁之理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花之形狀色芳也故其於仁或流于虛靜或陷于把捉蓋以此也及孟子時道衰學廢天下之人非惟不得其方亦且併與其名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為之諄諄然指示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所為義也故欲求為仁之方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義者參之孟子可矣

徵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薨曰在家不知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以在邦在家為仲弓在邦在家非矣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與克己復禮同而

敬以直內易文
言傳會指通義金
仁山說

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以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傳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所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古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也。弟子司馬

新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

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可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之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古義司馬牛孔子弟子。史記曰。名犂。訥難也。仁者德全于內。故言不易于外。蓋牛之為人。多言而躁。故夫子告之以此。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再問之。而夫子又告之以此。言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故其言不得無訥。苟易其言。則無由以入德矣。夫子每答門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何也。蓋仁無形也。泛論仁之體。不若就仁者之行而論之。之明而易知也。故或舉仁者

之心而告之或就仁者之行而言之如此章是也
 ○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
 切而泛然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
 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
 此如

史記仲尼弟子傳

徵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詎。邢昺引史記
 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
 誘也。朱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
 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
 段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
 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
 免窮措大之見矣。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

者以此為心者也。民與人亦眾哉。為此則害彼。施
 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
 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勘焉。故仁
 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
 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
 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詎。以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古孔安國曰牛凡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
 懼故孔子解之包氏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
 懼

仁者不憂慮問篇

新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疾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古義不憂不懼非仁且勇者不能此所以為君子也疚病也言反觀於己心無所病則胸中洒然理直氣強何憂懼之有○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氏曰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徵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

邇夫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古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新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蓋聞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其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古義：按左氏傳，宋有司馬牛，杜預以為桓魋之弟。今據此章，牛實無兄弟，明矣。左氏所稱別是一人也。家語謂孔門司馬牛，卽是也。蓋依左氏而誤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死生存亡，富貴利達，皆天之所爲，命之所至，非人力之所能遷，何爲妄憂？敬以事而言，君子敬其事而無失，接人恭而有禮，則人必親我。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也，何以無兄弟爲患？天命不可不順，受人事不可不自盡，故知命者自盡其在己者，而無有一毫期望之心，又無有一毫怨悔之意。若子夏之言，可謂達天知命矣。

徵：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爲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

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爲爾。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俾牛實無兄弟，是言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未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爲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可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

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古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新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古義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也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曰膚受之愬也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己之冤也夫子以二者不行最難其人之故兼遠而言之朱氏曰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徵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

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己之冤也。蓋愬己之冤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愬己之冤。朱註得之。明者爲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爲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爲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興。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臣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爲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不蔽於近臣爲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言已。浸潤之譖。譖之巧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冤之淺。輒愬諸君。狎恩所使也。近臣不狎恩。不得用其譖。人君之

書曰大甲

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網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近耳。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古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新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古義民有恒產則非心不生武備克修則民心不搖教民以信則國本固矣言兵者保國之要不可

去然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可守故兵可去而食與信不可去也言食者人之天無食則死然死者人之所必有無信則人道不立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張氏拭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

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

故孔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

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以信。講師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古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古鄭玄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古義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徵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折為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鞞。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何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貴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

郁乎文哉八
俗篇

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平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為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文一而已。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質適均之文者哉。後儒昧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文質。是古書所無。妄之甚者也。仁齋又踵

質勝文雍也篇

其誤而謂此為文質適均之文。彼為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倣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野人治於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

文王既沒子罕篇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孔安國曰。二謂什二而稅。孔安國曰。孰誰也。

新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論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

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
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古義用謂國用鄭氏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
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愚按周禮鄉遂用貢法都鄙
用助法皆一也故謂之徹蓋通貢助二法而用之
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徹有若以為一行徹法則
上下均足不至饑乏魯自宣公初稅畝又每畝十
取其一故曰二哀公因有若之言又言其不能徹
之意君以民立無民則無君故百姓足則君自足
百姓不足則君亦不足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
以止公之厚斂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是謂君民一體
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楊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
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
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
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
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
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稅畝已見

徹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

有若以為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
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
宣公稅畝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
則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
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為其國君
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
皆不得其解矣古註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
也為天下之通法貢助豈不為天下之通法乎仁
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

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而皆通耕均收故謂之徹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均收而周創通耕均收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楊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蓋徹之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以為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果祗以異

孔安國曰辨別也包氏曰徙義見義則從意而從之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

心惑也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古義主忠信則崇德之基立矣徙義則崇德之功速矣死生之命由天非人之所能短長也而常人之情愛人之甚欲其常生及其惡之也亦欲其死此非惑乎苟辨之則凡似此之類皆不肯為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公字而誤也非崇德則無以得學問之實非辨惑則無以見學問之功皆學者之切務也

易曰文言

詩書義之府也
二句數見上

載記曰見禮器

詩小雅瞻彼洛
矣又曰巷伯

徵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加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已。宋儒以欲生欲死為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見而為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而為物眩惑。故孔子極

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為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為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臣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類記之○古本或以此別為一章至於邢氏連合上章今又別為一章以復其舊云子路忠信剛果急於踐言而不慢人之約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徵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聽訟而不待兩造者乎。可謂謬矣。子路無宿諾。古註宿猶豫也。如豫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己諾同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唯恐有聞公冶長篇

古包氏曰言與人等王肅曰化之在前

新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古義此言治民者皆以聽訟為能。而不知使民無訟之為至。故門人記之以明正其本。清其源。則自無訟也。○陳氏櫟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之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徵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諂以善聽訟。誇

其能者有之。然人之情偽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必也。二字之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百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忠則表裏如一

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古義朱氏曰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不願乎其外則自無倦視之猶己事則必以忠無倦則見功

速矣以忠則事必成矣此二者為政之至要也

徵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

居仁孟子離婁篇

於民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曲詳悉是以事言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古鄭玄曰弗畔不違道

新重出

古義重出例見前篇

徵無說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古無注

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古義成者謂成全其事也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為惡人舜之隱惡而揚善其事亦相類小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名則發擿隱伏以沮壞其事有惡聲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罪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

徵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為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惡人則其人一生以沮壞人事為務

是聖人之心哉朱子之解或有是弊學者察諸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古鄭玄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新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古義君者本也民者末也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澄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大凡聖賢之論政及其本皆如此

通下二章皆此意云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古孔安國曰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

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古義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凡民之非心皆上之所使苟為上者帥之以廉恥則民皆感化雖賞之

使為盜而民亦知耻而不竊又何患盜康子徒意彈盜之有術而不知反其本夫子正其本而告之

其意切矣

徵苟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

古言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公綽之不欲憲問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古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如艸以風無不仆者猶

於上

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

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古義就成也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子欲善則民皆善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亦欲康子先自正也

善善惡惡二者固不可無善而徒欲必去惡則惡者惡者自善矣若夫不善而徒欲必去惡則惡者

不可勝去而善者亦不得成矣康子蓋欲殺惡人以成善人而不知成善人則惡人自化故曰子欲

民德歸厚學而
三達德中庸六
德周禮大司徒
九德書阜陶謨

善而民善矣未又設譬以言
民之易化而感乎甚速也

微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
謂民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
若是者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
亦當由此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
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馬融曰常有
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

以下人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馬融曰此
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

疑馬融曰
佞人黨多

新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張務外夫
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

藥之也言名譽著聞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
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

下文又詳言之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
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

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善其顏色以
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

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
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
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

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
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
 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古義達者謂內有其實名譽自達也夫子疑子張
 所謂達者未必達之本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
 而藥之子張之所言達者如此也聞者謂致飾乎
 外以致名聞也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察言觀色
 則不自滿假慮以下人則不敢自高此皆修己自
 謙不求人知之事然能如此則德修于己而人必
 信之聲名自達于四方也善顏色以取於仁而行
 實達其本心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故名譽雖
 著聞於時而實德則病矣夫聞達之辨明而後學
 者之志定矣聞者虛于中而聲于外不務于實而
 務于名達者足于此而通于彼自修於中而不求
 人知乃誠偽之所在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凡
 後世所謂達者皆聞也而非達也學者宜審擇焉

徵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
 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

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
 觀色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
 心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
 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
 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
 好義乎不能達也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
 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
 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
 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仁而不得其道故唯
 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違其初心是亦善

靜言庸違書堯典

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庸違義同。則不得於辭者已。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古包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樹木故下可遊焉。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新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

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古義。慝。隱惡也。脩者。治而去之。遲。當從遊之際。忽發切身之問。故夫子善其問。先勞於事。而後得其報。則其德日進。以極高明矣。專於治己之惡。而無意。攻人之惡。則視其惡。分明。而無所匿矣。此惑之甚。易知者。而人情之所。或不免。若辨其為惑。則其他似此之類。皆得能辨之。此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聖人之言。實萬世之典。則學者之懿範。人人所當佩服者也。而視前所告。子張者。其言切其旨。厲益由樊遲之所問。益切於為己也。學者。其可不深味之哉。

徵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

未見顏色而言
季氏篇

樊遲聞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稠人之中。則師或不斥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其切於爲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與之。亦善誘之道也。

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爲是。朱子以得爲効。辨見于上。大氏古人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己。以得其報爲心。則必有作輟。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爲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重。凡人所見之常皆然。然有時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非知爲物奪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曰包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
 化為直孔安國曰富盛也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
 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
 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新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曾氏曰遲之意蓋以
 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舉直
 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
 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
 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歎其所包者
 廣不止言知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

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舍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
 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
 也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
 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
 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
 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
 也如
 是也

古義遲於仁則既達其理矣但疑知之德不止知
 人也此言知人之德甚廣也此專疑夫子論知之
 語而問之富盛也言夫子論知之一言甚富盛無
 所不該也皋陶舜時為士官伊尹湯相朱氏曰不
 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善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
 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此章知人以下專言知之
 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
 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亦非兼

仁知而言也。夫子嘗答哀公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意，哀公徒知舉錯得當，則人心服焉。而不知一言之中，亦自有舜湯治天下之盛，如此其大也。由是觀之，則凡聖人之言，皆隨觀者之淺深而為之廣狹。如此學者，其可不盡心哉？

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

動求諸心，故言愛而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謂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枉者為直者所厭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材焉。不爾，曲直豈足語臯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得之。但樊遲未達。朱註以為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亦非兼仁知而言也。為是如朱子富哉之解。失於巧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後人以知人為知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者之事。學者

焉知賢才而舉之。子路篇

思諸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古義。此言交友之道。在於能盡其心。而告之又善其說。以道之。然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其自悟。若數而無節。則致嫌厭。勿自取辱可也。○朱氏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之不至也。

徵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

以為交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曰：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古義：言君子不徒會友，其會之也，必取講磨之益。無友不如己者，其友之也，必取輔仁之人。此君子

之所以日新其德也。

徵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

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

是道也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二 終

友直諒多聞季氏篇



